



成就一生的智慧全书



李世民的智慧谋略

感悟中国式智慧

轩辕楚◎主编



成就一生的智慧全书



李世民的智慧谋略

感悟中国式智慧

轩轾楚◎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就一生的智慧全书/轩辕楚 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104 - 02585 - 6

I. 成… II. 轩… III. 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8.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825 号

李世民的智慧谋略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2

字 数: 203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585 - 6

定 价: 228.00 元(全 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 23 年是一位民族英雄，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大唐帝国。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青史！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也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目 录

第一章	巅峰之上	1
第二章	苍茫大运河	8
第三章	雁门之围	36
第四章	瓦岗军	76
第五章	李渊入狱	104
第六章	太原起兵	148
第七章	进军关中	186
第八章	祸起萧墙	231
第九章	讨伐西秦	275

第一章 巅峰之上

1

帝啊，你站在巅峰上，前出一步就是悬崖，可你却仰望上苍，俯瞰大地，口中喃喃与天神说话。白云从你翻卷的衣袂边飘过，你的身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就像在飞翔。

“你听，大地和我的心都在抖动。我想背负着六只神鹰的翅膀，背负着阳光，飞向东海藐姑射之山见《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¹ 那里有神仙居住，那里的人们长生不老，没有死亡的恐惧和痛苦。”

从山顶到山脚，无数黑压压的蚂蚁蠕动着，那是帝国的大臣们在哭泣：

“万万不可啊，皇上，万万不可啊，您身负着祖先的江山社稷，身负着亿兆人民的安危，不可轻动，不可妄试啊。”

帝懒洋洋地笑了，嘴角挂着轻蔑，声音低软：

“你们是真的爱朕么，真的害怕朕有不测……”

蚂蚁们一片高昂的吟唱：

“皇上啊，是真的，臣子们的心一片赤诚，天日可鉴！”

帝继续冷笑着，用脚胡乱踢了踢当面一圈跪着的王公相国的腰臀：

“那么，你们有谁愿意代朕先走一步？”





王公相国们杂乱地高叫着：

“臣等愿意，万死不辞！”

帝的脸色在冰冷的风中居然发亮，像是透明的玉器，但声音仍旧软软的：

“那好，那就成全你们了，你们就乘着纸鸢为朕开路吧。刘桃枝——”

立马传来卫士们移动铁甲和纸鸢的嚓嚓声，王公相国们由高昂吟唱变成了伏地呜咽：“皇上啊，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可是帝的神色是那样的肃穆，甲士的臂膀是那样的强有力。尚书梁希被第一个绑在纸鸢上，摇摇晃晃地飞下了悬崖，临行前，他紧闭双目，像个木人儿无声无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掌管弹劾、纠察的大臣，地位仅次于宰相。陈朴接着被架上了纸鸢，他在飞翔和坠落之际，像怪风一样低哼着哭泣。第三位被选中的是任城王高祥，他像一头祭祖用的已被沥干了血的牲畜爬在纸鸢上，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粪便臭味。接下来轮到了广平王高弘，他气宇轩昂地用脚踢开纸鸢，在抚着绿色的飘飘长髯跳下山涧之前，朗声高叫道：“暴君啊暴君，你再有能耐，最终和我们一样还不是一死，哈哈哈哈哈……”

他的身影已逝，可笑声却刺耳地留在云气间。

帝的神色顿时蒙上了一层霜，山上山下的蚂蚁们也被这一幕惊呆，就像金石上的细小雕花儿寂然不动。

片刻，帝再次恢复了他那庄严而戏谑的神情，目光朗朗如闪电般降临到下一位候选人常山王高演身上：

“登仙前，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呀，我的弟弟？”

常山王高演身躯如卧虎般伏在地上，头颅肃穆地抬起，看着一母同胞的皇兄：

“臣了无牵挂，唯愿皇上为家国保重身体，多听逆耳忠言，每隔段时日莫忘了向太后请安。”



帝不动，甲士不动，卧虎不动，石雕寂静，唯有风声呜呜。

良久，帝笑了：“你这个聪明的小子，你知道我不会杀你，对不对？”

常山王高演伏地不答。

“我就怕见老娘的眼泪。”帝细密的声音中透露出无限的厌倦，“其实你最希望我第一个跳下去，对不对？”

常山王头在地上叩了三叩，然后说道：“皇上，您又吃多了紫石散紫石散：又名五石散、寒石散，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中药散剂，服后身体发热，躁若颠狂。”

帝扫视四周，对剩余的匍匐在地上的王公相国们缓缓地说：“你们要感谢常山王，是他，从朕这个暴君手中，救下了你们的性命。”

臣子们木然地再次高呼：“皇上圣德，皇上万岁！”

帝轻蔑地转过身，把目光投向天空和云霞之间。仿佛刚才一幕没有发生，帝的意色又沉入无边的落寞中。

“天空开始燃烧，我的心正在冷却。尽管神鹰的翅膀在手，但我对悬崖的畏惧，仍大于我对死亡的畏惧。我在犹豫，连顶天立地的君王也有这么犹豫的时刻呀。其实，我真的很想一试，可临场又是如此的……”

有什么事情为帝所不敢当不敢为？往昔帝热衷于战场野斗，以帝皇之身挂全军先锋印，露头袒膊冲在两军阵前，曾创下一日亲割敌方将士鼻头一百三十八个的记录。太平岁月里，酒是如此地为帝所沉迷，他的肉体在酒缸中业已泡得发酵，举手投足都挥斥着酒的飘忽仙气。酒酣兴起，帝往往亲自起舞歌唱，带领优伶们表演各种杂剧。有时豪情大发，帝会全身赤裸、披散长发，又女人般涂香抹粉，率百十个裸体健儿和一丝不挂的宫女，排成战列在闹市中游行。帝修建三台，鹰架高达二十七丈，两架相距二百余尺，匠人们都认为危险万丈，人人身系绳索以防跌下。可帝乘着酒兴在鹰架最高层奔走，一点也不恐惧，而且走着走着还停下来旋转跳舞，回身踏步，踩着音乐节拍，令观看的人紧张得血液都要凝结。



性游戏是如此地令人缠绵，帝曾自噓服紫石散后一日一夜御女九十九人而不射。宫女与随从被迫集体性交，供帝观赏把玩。帝又忽发奇想，命宫女与公羊性交，看能否生下小羊。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那些在性表演中败阵下来的家伙和动作丑陋的男女，往往被拉出阵列，或煮或锯，帝听着他们惨叫，看着他们挣扎，作为下酒菜。聪明的常山王高演和右丞相杨？偷偷地把已判死刑的囚犯送到皇宫，专供帝观赏集体性交后杀人取乐时使用，后来因太过频繁，死囚不及供应，便把正在审讯的被告拉来充数。

2

有一薛姓妓女，与之交合如饮蜜浆，帝出游江湖与她相遇，深入蜜浆几难自拔，于是封她为薛贵嫔贵嫔：皇帝侍妾，地位比妃次一级。日夜在蜜浆中啜饮不停。忽一日想起如此美妙的蜜浆还有其他男人曾经品尝，百感交集，于是亲自动手，用锯把她锯为三截。那血淋淋的人头被帝包好藏在怀里去参加宴会，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人头旋转，全席大惊失色而且呕吐。帝又用薛贵嫔的腿骨做了一个琵琶，边弹边唱：“佳人难再得，抚乐何怅茫！”泪水分数行冰冷地流下。出葬时帝蓬头垢面地跟在后面，放声号哭，响如闷雷。

皇亲国戚中的妇女，大部曾被帝逼奸。帝曾在皇后娘家的宅院中用响箭射中岳母的面颊，接着又把血流满面的岳母的屁股痛打了一百马鞭。如同黑暗中飞来的冷箭一样难以预测，王公大臣常受到帝的武力戏谑，右丞相杨？被帝倚为膀臂，但帝每到厕所大便时，总要杨？手拿擦屁股的厕筹在旁恭候。杨？有一事不合帝的旨意，被帝塞进棺材放在灵车上，搁了一个晚上。从此右丞相得了个一紧张手就打颤的怪病。左丞相斛律金的身子是帝练武时常用的镖靶，帝持长矛纵马驱驰，用矛尖刺向斛律金前胸三次，斛律金屹立



不动，帝认为他壮勇，赏赐绸缎千匹。其余因劝谏触犯天威的大臣和平素被帝所讨厌的人士，常被帝在谈笑间腰斩勒杀，又哪可计数。一次出游前，帝曾先命长矛骑兵围杀送行的文武百官，因醉酒忘记，于是让百官逃过一劫。

皇太子高殷温柔敦厚，有美好的声誉，帝嫌太子“汉人味”太浓，过于柔弱，于是手把手教太子亲自处斩人犯，来锻炼他的胆略。太子心慈，面对人犯肉乎乎的颈脖，脸上露出不忍之色，帝一连催促三次，太子仍手软得无法举刀。帝大怒，亲自用鞭杆撞击太子，太子当场惊厥过去，醒来后得了口吃的毛病，精神时疯时好。

为孱弱的太子铲除威胁，于是上升为帝的首要使命。两位雄武的亲王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首先被关入地牢。帝亲临地牢，放声高歌，命二王合唱，二王惊惶恐怖且内心哀痛，不觉歌声颤抖，帝也觉悲怆，为二王流下了热泪。歌毕泪毕，帝亲自用长矛猛刺高涣，又命卫士刘桃枝同时向铁笼中的二王捅戳。长矛每次刺入，二王便伸手拉住，用力折断，哀叫悲号，惨过猛兽绝命前的疯狂挣扎。帝下令乱投木柴火把，把二王烧焦成两具黑炭。

下一个该轮到亲弟弟常山王高演了。帝在醉酒时寻衅，把高演打成重伤瘫痪在床，高演心中愤懑，于是闭门绝食。皇太后得知后，也随即绝食，而且日夜不停地哭泣，眼皮肿成五月的鲜桃儿。帝心中唯一的不忍就在于太后。昔日太后曾因帝酗酒发狂用手杖责打帝，帝一脚踢翻太后所坐的小凳，令老太婆仰倒受伤。酒醒后帝大为惭愧，命人堆积木柴燃火，做出要跳进火堆自焚的架势，太后流泪起身，把帝拉住。帝那时有么高兴啊：“还是老娘疼爱我！”仍命令卫士痛打自己脚板心五十下以示惩罚。这次见事态如此，帝又一次感到了害怕：“这小子如果真的死掉，老娘那一关通不过！”于是亲临高演家求和，危机暂时平息。

白天是如此地令人热爱，夜晚又是如此地令人恐惧。每到黑暗处，帝便看见鬼物像透明的缓慢的闪电四处飘摇，又常听见屋后有奇怪的声音在哭泣。越是恐惧，帝就越爱杀人，可杀人越多，帝又越在蓝色的烟云中恍恍惚



惚地看见以前割下的头颅们聚在一起飞舞而且欢笑，偶尔嘻闹着向帝吹来阵阵凉透骨髓的寒气。

虽然想尽千方百计抗拒死亡，可挡不住肉体一节一节变成枯木。近来帝已无法吃进饭食，每日唯有饮酒数斗充饥，另用王道人炼制的紫石散当茶点，可肚肠又在一块一块地石化——莫非大限终来，气数将尽？东海藐姑射之山，它是那样的遥远而不可企及，唯有牛头马面在烟云中任意缠绕……

“到头来，一切用尽，还是难免一死。”在这落寞的巅峰，在飞翔的嬉戏之后，在向死亡挑战的尝试最终受阻于犹豫和恐惧之际，帝厌倦了，脚步踩在一堆神鹰的翅膀上面来回地蹂躏，他以战场的果断预告自己末日的来临，把往事像一盏烈酒一饮而尽。群臣早被驱逐，浪一般地退在百十丈外，唯有常山王高演被留在山顶。小时候先父曾令兄弟们解开一团乱麻，众兄弟忙得不可开交，唯帝拔剑将乱麻剁断，先父从此认为帝能做大事。可惜现在对于常山王这团乱麻，已无法使用宝剑了。

帝缓缓地对常山王说：“我不听太后之言，为酒所伤，时日已经不多了。可惜太子懦弱，必定落入你手。”

常山王仍然卧虎般伏在地上：“皇上……”

帝低沉地一挥手：“你骗不了我，看你多深沉。夺由你夺，但千万不要杀他。你要永远想到，我为何一直没杀你！”

帝随即下山，常山王紧蹊其后。漫山遍野的蚂蚁滚滚而下。

二十天后，帝高洋高洋：北齐文宣帝，公元550~559年在位。薨，时年三十一岁。文武百官大声干嚎，只有右丞相杨？一流出了眼泪。太子高殷随后即位。四个月后，常山王高演在母亲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高殷自立。不久，高殷被人用毒酒鸩杀在床边。

皇太后得知后，从此不与新帝高演相见。

自帝崩殂之后越四十又五年的一日夜间，一统南北的大隋皇帝杨坚神秘地死在避暑地仁寿宫。次日，太子杨广匆匆登极。

从此，有一个神秘的传说，通过巫婆相士们紧闭的口和波动的腹，纷飞在黑夜时分大隋国的酒巷村里。人们说，帝的不羁魂灵，又在雄才飞扬的当今皇上的肉体中转世托生……





第二章 苍茫大运河

1

寂静像水一样淹没了整个宇宙。这是一个诡异无比的地带，它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人呼马叫，也没有听到过沙沙的走路声或咚咚的脚步，树上没有山雀的叽喳和蝉虫的鸣唱，也没见一只野猪、狼、獐或獾之类的家伙出没，甚至连坟墓都没见到一座。

天空中没出日头，只有厚厚的阴云像一层层棉被一样神秘地笼罩着。朱有感觉脊背正在生毛，流过腿弯的汗水泠泠有声。

“山神爷啊山神爷，求你救救我吧。”在浓密的森林中跌跌撞撞地奔了四五个小时，朱有仍然没能确定自己是否走出了这片林子半步，他的心志像脱开的丝弦一样逐渐散乱，被泪水迷糊的天空开始旋转。

他终于虚脱了，晕倒在一堆乱石旁。

河道是这样的窄，但清澈见底，爹爹和往常一样让大胡须整齐地垂下，在水面摆来摆去，起身时胡须上沾满了亮晃晃的水珠儿。这时候朱有向爹爹走去，头顶上忽然淌下一串串水珠，倾倒在他的脸上，冰凉冰凉……

朱有用力睁开眼，雨滴正一串串地砸在他的面颊上，爹爹和小河像烟云一样消失了，眼前只有瓢泼大雨当头淋下，昏暗的天空中扯着闪电，闷雷低沉地滚动着，林深处大风像怪兽般乱窜，时而凄厉地尖啸，时而低回地呜咽。



为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所驱使，朱有张皇地起身奔到最近处一棵大云杉下，抱着树干，呜呜地哭了。

他后悔不该离开爹爹的剑铺，应征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大森林，从事采伐宫殿栋梁的工役。爹爹说，年轻人总是这样好动。他没有阻止儿子的冒险。伐木行当的确够刺激，但也十分地危险和不可逆料。自从最后一根圆木运走后，已经有四十多天，采伐营没有找到一棵像样的大树了，大伙都很着急，监工都尉似乎更急。朱有真后悔，不该受几个二杆朋友的怂恿，一道接下监工都尉的悬红，到林子中寻找栋梁。他们肯定贪图那份丰厚的赏金，好回家像模像样地娶个媳妇儿。可他不是，他就是要干出漂亮活儿，好出人头地。现在看来，他对森林的经验实在太少，不该逞能闯入这个据说还是神农爷爷才进来过的野林子，那时离现在恐怕有几千年了吧。进林不久，众人便迷了路，后来更可怕地走散了。在这个“鬼不生蛋的地方”（这是爷爷讲古时说的，一提到这词儿，他的心就打颤），就算死了，一个人做鬼魂都嫌孤单！

不知抽泣了多久，朱有忽然发现雨水不知在何时已经停住了。透过云杉缝隙向天上看去，在大团大团的浓云中间，露出了久违的暗蓝色的天幕，有几颗星星在天幕上孤独地闪耀着，似乎在向他暗示着神秘的希望。

胸怀就像天空一样被扯开了，赵有迈开脚步，借助微弱的星光向前走。穿过一簇簇灌木，穿过一团团浓雾，就在又登上一座小山峰时，他猛然听到了哗哗的响声从山下密林中传来。他的耳朵竖起，像野兽一样谛听着，分辨着。忽然他狂奔下山，向响声跑去。绕过一排排黑乎乎的大树，迎面只见一道巨大的瀑布飞流而下，在只有星光的暗夜下，它就像一匹巨大的银灰色的缎子，它的舌头不断地舔第二章苍茫大运河⇨⇩李世民瘫着地面，发出巨大的轰鸣。

朱有在瀑布前跪下，重重地磕了九个响头。瀑布流成的小溪成了他的路标，他沿着溪水边一路向下走，一股掺杂着悲凉的甜蜜，驱使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子。



天渐渐地亮了，歌声在朦胧的晨曦中有些哑咽。歌声忽然停止，因为前面出现了异常——溪水似乎被前方一团暗乎乎的家伙给挡住了，近前一看，却是一棵巨树，它高得简直不能再高，大得简直不能再大，它的枝叶遮盖了好大一片天空，就像一座高大的庙宇顶盖儿，顶盖旁的天空似乎在旋转。溪水对它表示敬意，从它的右侧滑溜了过去。

朱有上前，合抱围了围雄浑的树干，足足有七八抱之粗。在巨树的后方，还站着它的一批兄弟，朱有踮着脚尖小跑，穿到林子的里里外外数了又数，巨树大约有四五十棵，不，五六十棵还有多。天啊，他竟在这里碰上了要找的宫殿栋梁！

“树神啊，树王啊，您大概活了几千年，从神农爷那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吧，如果您能接受，我就要走出这片林子，把您说出去，带着人们来将您和您的兄弟们砍倒，这对您不会有什么伤害吧，您的魂灵还在，对不对？您的身子骨儿将被运到千里之外，做皇上宫殿的大柱子，您的魂灵就跟着去吧，那是多威风多体面的事啊。您又何必这样孤孤单单地呆在这片野林子里！如果您不愿意，那就伸出手臂把我拉上去吞掉，要么就在前面绊倒我，把我陷下地里做您的肥料——不过您还是让我出去吧，我将给您带来梦想不到的荣耀。”

“哎，准备了，准备了，东南向，所有的人都躲开了没有？再说一遍，所有的人都躲开了没有？好了，预备——放！”

巨树逐渐倾倒，像小半个天空被移动，它那庙顶般大小的叶盖发出了溪水般轻盈的喧哗。突然，地面传出一声沉闷的吼叫，周围小树像受到地震一样剧烈抖动。“放倒了！放倒了！”有人远远地喊道。

巨树横躺在林子中，大得简直有些古怪，大概只有传说中天上神灵使用的兵器柄儿，才会有这般魁伟的身材。三四十个壮年男子在那里用砍刀剥掉巨树的枝蔓。



四周一片人声嘈杂，到处都是人影，在忙碌着砍荆棘、搭帐篷、修路等物事。在军士带领下，一队队役夫肩扛着铁铲、钉镐匆匆走过。“报告大人，它居然有三十丈长啊。”朱有笑嘻嘻地跑进军帐，向监工都尉行了个礼。

都尉和蔼地看着他：“好，快过来吃山桃！”“谢谢大人。”朱有从都尉面前的雕花木桌上拿起一个过了水的红山桃，咬了一口，又忙不迭地咬了一口。

“喜欢吃就多吃些。”都尉又抓起两个山桃塞到朱有手里。他的眼睛里透着慈爱，看得出，他是多么地喜欢这孩子。“你读过书没有？”

“没有，只会认自己的名字，大人。”都尉摇了摇头：“可惜了，如果你有点文化，我本来准备推举你做孝廉举孝廉是汉代至隋代实行的推选官吏的办法。郡国在所辖范围内选孝顺父母、行为清廉者向朝廷推荐，获得孝廉资格者可以做官。隋代实行科举制后，举孝廉的方法逐渐少用。”

“什么是孝廉，大人？”“反正就是能够做官、有前程的人。”

“我不想做官，我好想见到皇上，大人，我听说皇上是天底下最最漂亮的人，是古往今来最最聪明的人。我还听说，塞外的胡人们每天早晚都对着皇上所在的方向下跪磕头，皇上在东边他们就向东边跪，在西边他们就向西边跪，在南边他们就向南边跪，在北边呢，他们就向北边跪，口里还喊着圣……什么汗万岁！”

都尉纠正道：“圣人可汗万岁。”朱有连说：“对对，是圣人可汗万岁。大人，我好想见到皇上，您能帮我么，如果我再像昨天那样，干它几件鲜亮事儿，您能帮我见到皇上么，大人？”

都尉脸上迟钝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可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皇



上见了你肯定喜欢。”“我是不是有些太黑?”

“不，你还算白，好像不是干农活的吧?”

“对，大人，您的眼光可真准。我家开了个剑铺，可我从小就闻不惯炉火烟尘的呛味，也不想像爹爹那样手总是黑乎乎的，起老厚老厚的茧子，爹爹要我学艺，我老偷跑出去——大人，您说话可要算数啊!”都尉神情复杂地点点头。朱有毕竟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读不出都尉眼中的沧桑，他欢快地站起身来：“大人，我在这里先谢过了，我好高兴，我去帮他们干活去了!”

都尉目送着朱有跑开，眼神里的沧桑渐渐变为慈爱。

到第三天上午，伐木营已经放倒并修整好了十几棵巨树。第一棵巨树被绑上二十对车轮，车轮是铁木做的，车轴是熟铁打制的，巨树压在二十根粗壮的车轴上，就搭成了一架树车。树车身上绑满了炮绳，分为六个方向：左上，左中，左下；右上，右中，右下。每个方向上配一百五十人，分为十组，每组十五人拉一根纤绳。另有一百人紧贴车身，用手滚动车轮向前——总共用了一千人，还有一千人在旁拿着备件，等着轮流。

监工都尉亲临督阵，骑马站在空地上，肃然看着役夫们把各道工序一一完成，掌令军官在场一一核查，大声地宣布每一道工序“准备好了”。已经担任了传令兵的朱有站在都尉的身旁。

检查结束后，掌令军官跑步上前，向都尉报告：“大人，全部准备就绪!”都尉高高地一抬手，掌令军官应诺，转身跑回近旁，举起一面绛红旗，大吼一声：“开车!”

一千名役夫推拉着重型树车缓慢地启动，车轮和轴杆发出一片吱吱呀呀的怪叫，但很快被役夫们喊出的“咳嗨、咳嗨”的号子淹没。当树车沿着临时修建的简易山道走下山丘，它的整个身子一览无余，就像一条巨大的变了形的蜈蚣在地面上缓缓爬行。当它走到山腰处，前面突然喊叫起来：“起火了，起火了!”蜈蚣顿时停下不动。